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绿色贝雷帽

【美】威廉·P. 肯尼迪 著

黄禄善 译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绿色贝雷帽

【美】威廉·P. 肯尼迪 著

黄禄善 译

袭 击

戴夫·鲍丁格把黑黝黝的脸伸出灌木丛，倾听山下的动静。

耳边传来种种声响。右端沼泽地里，积水漫过一株倒下的树，汨汨地流进近乎干涸的小溪。鸟儿鸣叫着穿过茂密的丛林。树叶瑟瑟作响。

他拨开灌木枝叶，窥视下面的山坡。

眼前出现一阵骚动。灌木丛中，有只野鼠正追逐一只逃窜的蜥蜴。随着两只动物穿过沼泽向山上夺路而去，颤动的枝叶间透出忽闪忽闪的亮光。

但是茅屋周围没有人埋伏的迹象。鲍丁格透过炙热树叶的间隙审视茅屋：歪七斜八的板壁，破烂不堪的茅草顶。它静立那里，面朝小溪旁一块不平的空地；板壁半掩于茂盛的枝叶中，与森林浑然一体。

他又朝前蠕动自己瘦长的躯体，竭力避免触碰借以遮蔽的灌木枝叶。爬了一小段路后，他停下不动，看看有无被哨兵发现的迹象。也许他的袭击计划能奏效。也许由于选择走沼泽而没有走山路，他们已经出乎对方意料之外地到了目的地。

他开始从原地往回爬，悄悄滑到坡底。卢瑟·布朗守在那里。他用一团枯枝盖在身上，隐蔽得非常巧妙。

“你负责进攻。”鲍丁格轻声说。

“谢谢。”布朗调侃地回答。

“向西拐过这座山，利用树木的掩护摸到屋后，从屋子背面攻进去。”鲍丁格边说边在路上画进攻路线。

“要是没有窗户，怎么办？”布朗问。

“那就想个办法。我们就在附近。不过我们要等到你们打响后才接应你们。行动吧。或许我们会让那些家伙大吃一惊。”

布朗开始往前爬，并朝梅克斯·科廷斯、博比·朗和阿尔特·沃尔特斯挥了挥手。他们立即跟着布朗往前爬去，消失在密集的丛林中。

鲍丁格沿山坡继续爬行。他绕过死水塘，穿过沼泽的灌木丛，到了对面的山地。

“砰，砰！你死了！”威利·德里用食指顶住戴夫·鲍丁格的脑袋。他坐靠着一棵腐烂的树木，怀里揣着枪。

“威利，好像没人。即便他们已经来了，也全在屋里。”

“说不定是带着我们的飞行员跑了。”德里答道，“现在我们已经稳操胜券。”

鲍丁格没有理睬他的揶揄。“卢瑟带人悄悄绕到屋后进攻。你带人埋伏在茅屋前的小溪那儿。茅屋里的人要是出来，你们就逮住他们。”

“谁掩护我？”德里漫不经心地问。

“没人。你在后面埋几颗雷。”

“你呢？”

“同迪基上山。假如双方交火，我们作掩护。”

“假如双方交火，我们的飞行员恐怕得进装尸袋。”德里说着，跪立在地，把手举过头上松垂的丛林帽用力一挥。他身后的高灌木丛中顿时冒出几张黑脸。

“吉姆·雷、托尼，你俩跟我走。卡维特，你留下埋雷，然后追赶我们。”卡维特朝鲍丁格调皮地竖起大拇指，但鲍丁格已转身进沼泽了。

这天凌晨，天空尚是一片漆黑，鲍丁格就开始执行自己的使命了。他在一辆卡车后清点小分队的人数，然后跟着大家跳上卡车。卡车从基地开往后山。道路变得又窄又陡时，天已大亮。于是，他们弃车进了丛林，以防暴露目标。他们身边只有一只确定

方向的罗盘、一张画着目的地记号的坐标图和一个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无线电话筒。

“这段路有 8 英里，可能要花费一整天。”汤普森军士长告诫说，“但是你们务必提前赶到目的地。越共也许正在严刑逼问那个可怜的飞行员。要时刻记住这点，免得路上想歇息。”

假如他们走山路，小心躲避巡逻队，他们应该在 5 小时后赶到目的地。但很有可能他们不能如愿。越共知道美国人喜欢走便利的开阔地，必然要设置埋伏。如果你是步兵，执行搜索歼灭任务，那没问题。你只需让越共暴露埋伏目标，然后呼叫轰炸机就行了。但他们是特种兵，执行的是躲避逃脱任务。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我方一个知道搜索歼灭部队行动计划的被俘飞行员。他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以防他吐露机密，使整个部队陷于危险。一旦他们找到他，还必须把他活着救出来。他们最忌讳的是枪战，所以无论如何要避免同敌人迎面接触。

鲍丁格决定走沼泽地。在沼泽地行军，速度较慢，危险较大，但有灌木丛作掩护，利于消灭巡逻敌人，使小分队持续前进。而且路程也从 8 英里减为 6 英里。

“走沼泽地？”威利·德里说着，摘下红头发上的丛林帽。“我没带灭蚊剂。”

“没有蚊子。”卢瑟·布朗说着，黑脸上泛起一丝诡秘的笑。“蚊子被蛇吃光了。”

“哦，蛇！”德里说，“这就不同了。我想，既然有蛇，就不用不着担心蚊子了。”

德里离开小道，快步进入丛林。跟在后面的阿尔特·沃尔特斯却迟疑了。“喂，我和蛇没缘份。那种东西会吓掉我的魂。”

德里笑出了声。“阿尔特，千万别当真。沼泽里没蛇。”

“真的吗？”沃尔特斯说着，迈步追赶德里。

“当然没蛇。即便有，也被鳄鱼吃掉了。”

他们是标准的“A”类特种兵小分队。10 名成员当中，没有

通常设有的两名少尉以上军衔的军官。每个成员都学有自己的专长，此外还交叉学习了其他专业技术。鲍丁熟悉通讯。阿尔特·沃尔特斯擅长普通外科，所受的有关训练超过大多数医院的实习医生。迪基·摩根专于机械和轻武器。汤姆·卡维特掌握足够多的爆破技能，能把一幢高楼炸成平地。所有的成员都能使用5种不同语言说话。

鲍丁格让小分队成员集体行军，这又是违反常规的作法。通常他应该将他们分散成箭形，至少应派遣尖兵和两翼卫兵。像他们这样列成纵队紧挨着走，万一遭到敌人伏击，只能像靶场上的鸭子一样四处乱窜。不过鲍丁格确信越共只会在开阔的山道设埋伏。他们的真正敌人是沼泽里密集的丛林和变化莫测的路面。如果单独行走，弄不好会送命。

起初，他们行军的速度很快。薄薄的水滩犹如密集的丛林中为他们开辟好的一条通道。迪基·摩根块头最大，扛着机枪毫不费力。梅克斯·科廷斯像戴围巾似的在脖颈套了条胀鼓鼓的弹药袋，样子也很轻松。他们发现了一条干涸的小溪，河床直线似的通往丛林深处。鲍丁格命令他们加速前进。看来决定走沼泽是对的，鲍丁格心里想。他不应再对放弃走山道感到怀疑。他估计走完头一英里的时间还不到20分钟。甚至在小溪河床出现黑泥浆后，他们还能沿岸边的一条窄道持续前进。

河床变成了沼泽，水面露出根根白草。鲍丁格开始让他们从小溪中心蹚上岸。突然，科廷斯陷进了齐腰深的泥浆。他无法举步，沉重的弹药袋压着他往下沉。博比·朗走在其后，也跟着陷了进去。他的躯体逐渐被泥浆吞噬，两只手臂狂乱地挥舞着。科廷斯扶正身子，伸手往泥浆中一拉，抓住了博比·朗的背囊带子。鲍丁格和布朗蹚水过去，帮助把两人拖了出来。

鲍丁格放弃蹚过小溪的意图，想绕道上岸。但左右均为深水泥浆，同样不能成行。出于无奈，鲍丁格命令他们转入密集的灌木丛，希望从那里绕过沼泽。

越往前走，细长的灌木条排得越密。他们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依次抓住枝条，防止它像鞭子似的弹打在躯体上。步枪不断被带刺的藤条缠住。迪基·摩根只得先把机枪塞进树丛空隙，然后跟着挤过去。他们费了半个小时才绕到沼泽对岸，接着又看到了原先科廷斯和博比·朗陷入泥浆的地方。算来他们离目的地只近了50米。

“我要歇一会儿。”阿尔特·沃尔特斯喘着气说。他看看自己伤痕累累的手和臂膀。“该死的丛林。”他开始卸下身上的背囊。

“不能休息。”鲍丁格说，“我们已经浪费了半小时，得抢回来。”他没等众人提出异议，就率先走下河床。其他人也一个个走了下去。

“这东西重得像台机床。”迪基·摩根叹了口气。他移移肩上的机枪，加快了步伐追赶鲍丁格。

他们才走了10分钟，河床再次变成了另一片深泥沼泽。鲍丁格想起从灌木丛绕道的难堪，决定领着大家从深泥中蹚上岸。他一步步探着往前走。泥浆很快淹没了他的靴子，继而没过他的腰。他索性将背囊扛上肩，双手举起步枪。到他蹚了一半路程时，泥浆已经齐胸了。

“当心惊动鳄鱼。”威利·德里对阿尔特·沃尔特斯轻声说。

“威利，别吓唬人，行不行？”沃尔特斯扫视左右。“哪里有鳄鱼？”

“那得当心蛇了。”德里回答。

“别分散注意力。”鲍丁格回过头说。他看到走在第3位的科廷斯挣扎着把机枪举上头顶。科廷斯身强力壮，但个头是小分队里最矮的。泥浆已经淹到他的下巴底。

“梅克斯，行吗？”

这个拉美籍小伙子点点头。“继续前进。蹚过这片该死的沼泽地。”

他们走出沼泽，又进入另一片密林，大家再度依次抓住树枝。

每走一步都得耗费许多时间。而且走了一段路后，鲍丁格还得停下来确定方向。

愚蠢的决定，鲍丁格心里改变了看法。他不该选择走沼泽。这样比走山道躲避埋伏失去的时间更多。他开始担心是否会在原地兜圈子，是否能到达茅屋，是否能救出飞行员。

“那家伙受刑时是怎么叫唤的？大概同女高音差不多吧。”走在最后面的卡维特嚷道。

“戴夫这次弄糟了，我们也要跟着那家伙受刑。”托尼·拉罗卡接着说。

沃尔特斯一根枝条没抓紧，啪地弹打在摩根的脸上。摩根叫唤着倒在地上，机枪压在了他的身上。鲜血从他捂住脸的手指间渗出。沃尔特斯忙跪立在摩根身旁。

“啊，对不起。我没抓紧。”

摩根继续呻吟着。

“真的，迪基。”沃尔特斯哀声说，“我以为抓紧了。”

鲍丁格循原路走回来。“阿尔特，别婆婆妈妈的。你是医生，给他瞧瞧。动作要快，我们没时间了。”鲍丁格移开摩根的手，见他脸上有道伤口，鼻子正冒着血。沃尔特斯放下背囊，取出医药包。他给摩根上药时，德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你真会享福。”鲍丁格厉声说，“我没宣布休息。”

“享福？到这里享福？”德里笑着指了指周围的密林。“即使是蟑螂也不愿到这里享福。”

沃尔特斯给摩根脸上的伤口搽了防感染的药膏。“鼻子只好随它去了。”他抱歉地说，“伤得不重，会自动止血。”

科廷斯提起机枪搁在弹药袋上。“我扛一会儿。”他边说边把自己的枪交给摩根。众人重新列队上路，由鲍丁格领着向丛林深处走去。两小时过去了，但他们走的路还不到两英里。

他们终于走出丛林，进入另一片沼泽。这片沼泽还好对付。泥浆刚淹没脚脖子，枝条间隙大。随着他们行军速度的加快，他们

的情绪也高涨起来。

“梅克斯，谢谢。”摩根说着，重新扛起机枪。

“你行不行？”科廷斯问。

“行。你帮过我两次了。”

他们又走了一小时。左边是丛林，右边是沼泽。鲍丁格不停察看着罗盘。方向没有偏移，他们正向目的地靠近。

但是他们又面临着另一个敌人。太阳已经升到丛林的顶空；繁茂的枝叶裹着沼泽的水气，把丛林变得像蒸笼一般闷热。他们的呼吸变得短促了。

“我们得歇一会儿。”博比·朗对鲍丁格轻声说。

“没时间。”卢瑟·布朗头也没回地答道。

“谁问你啦？”博比·朗没好气地说，“鲍丁格是我们的头。”

布朗反唇相讥。“这算啥，阿姆斯特丹大街比这儿热多了。”

“是吗？等你做头时，我们还得去阿姆斯特丹大街救人呢。”博比·朗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反正我要歇一会儿。”

“休息3分钟。”鲍丁格宣布。他卸下枪，蹒跚走到河岸，重重地坐了下来。其他人也像垮了似的坐在他身旁。鲍丁格看看地图，望望手表。摩根摸摸鼻子，发现血已经止住了。

“只歇3分钟？”德里抱怨说，“3分钟还不够喘气呢。”他伸开四肢躺倒在地，脚依然浸在水中。

“你要是在受刑，还会嫌3分钟长呢。”科廷斯说，“要不，让他给你灌一听松节油试试。”

德里坐了起来。“梅克斯说得对。”他望着鲍丁格说。

“说得对。”摩根从地上站了起来。

鲍丁格站起来时，众人已经列队待命。

“从现在起，我们要安静。不许说话。脚步要轻。我们不想有太响的溅水声。威利，你当尖兵。注意警戒。这次我们务必获胜。”

他们继续前进，行动格外小心。德里先于众人50多米。他仔细搜索，挥手让后面的人跟着他。紧接着，布朗出队替换德里。大

家轮流当尖兵，谨慎向前。沼泽地渐渐缩成一股细流，河床拓展为便利的小道。鲍丁格放慢脚步，等待汤姆·卡维特。

“你在小溪两边埋几颗雷。”鲍丁格说，“我们想知道后面有无
人跟踪。”

卡维特留在队伍后面，从弹药带上取下两颗手榴弹，开始埋雷。这种用手榴弹埋雷的方法是他们军械课的一项附加内容。取一颗手榴弹，拔掉保险针，再在路边任意拾块碎石塞住柄，防止它松弛，这样该手榴弹即可作为地雷使用。假如某人无意中触动塞住柄的碎石，柄一松弛，手榴弹就会爆炸。这种简单的埋雷可以防备有人在后面跟踪。

轮到卢瑟·布朗当尖兵时，他们面前又展现出一片沼泽。沼泽北岸立着一座山冈。他们留在南岸，由布朗蹚过沼泽上山。布朗发出原地待命信号，然后滑回山坡。

“茅屋就在那边山坳，离这里约 100 米。”布朗向鲍丁格报告。

“有哨兵吗？”鲍丁格问。

“没有。茅屋周围无人。”

鲍丁格派德里带 4 人绕到沼泽东边，布朗带 3 个人去西边山坡，他自己则带摩根越过沼泽。到了对岸山脚，他留下摩根，独自上了山。布朗的话没错，他们已到目的地，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也许俘获飞行员的越共尚未到达，纵然到达，也没来得及布岗放哨。

此时此刻，他们已发起攻击。卢瑟·布朗担任主攻，从西边山坡穿越丛林，直插茅屋后方。威利·德里绕东边行进，埋伏在茅屋前方。鲍丁格带迪基·摩根上山，择隐蔽处架设起机枪。

卢瑟·布朗位于最前线，所以由他决定进攻时间。若茅屋无人，他们就在屋内等待。最好他们能在屋外逮住敌人再带进屋。若屋内有声响，布朗立即进攻。也许他们能趁越共长官尚未到达时逮住屋内一两个看守飞行员的士兵。假如这种设想能够实现，那么他们可以带着飞行员撤出茅屋，尽量不露痕迹。也许碰巧能生

俘一名越共指挥官。不过这已超出了他们的任务范围。他们的任务是营救飞行员。那是典型的躲避逃脱使命。

鲍丁格从隐蔽处抬起头，透过遮掩的荆棘向山下窥望。此时，紧闭的茅屋门已经打开。有人走进屋内。一个脖颈吊着枪的黑衣人出了屋。他瞥了一眼丛林边上的小块空地，眨眨眼睛，开始观察山上的动静。他显得漫不经心，与其说是观察，不如说是观望。接着他在屋前来回踱着步。看其表情，完全是一副自认太平的卫兵模样。

伪装，鲍丁格想。那些家伙知道我们来了。假如我们除掉这些哨兵，那么只会刺激屋内人对飞行员下手。仅此而已。鲍丁格看看手表。此时德里可能已到对岸埋伏地点，密切注视着这个穿黑色宽松衣的哨兵。不过德里应当知道问题症结，现在，不至于不顾飞行员死活而去开杀戒。

布朗可能还在绕往屋后的途中。大概他摸到空地旁边才能察觉哨兵。危险，鲍丁格想。因为布朗的人哪怕折断一根细枝，哨兵也能听见。不过，只要他们不发出声响，那么看到哨兵便知道屋内有人。于是他们会马上发起进攻。

哨兵卸下肩上的枪，把它靠在茅屋的一面板壁上。接着，他走向小溪，扯开内裤，对着溪内撒起尿来。他不在意地扫视着对岸丛林。

鲍丁格屏住呼吸。哨兵离德里等人的埋伏处仅数米，而且是正面对着，为何没有发现他们？况且德里离敌人如此近，为何能耐住火爆性子？这家伙简直是在朝德里头上撒尿啊。

哨兵撒完尿，伸了伸懒腰，然后慢吞吞地去拿枪。突然他一愣，因为听到了啪的一声，像是有人在玩廉价爆竹。他刚向步枪弯下腰，茅屋里已弥漫着浓厚的白烟。

卢瑟·布朗和阿尔特·沃尔特斯没等哨兵抓起枪，猛地将他扑倒。接着布朗朝他开了一枪。与此同时，梅克斯·科廷斯和博比·朗冲出茅屋另一侧，直奔屋内。这一切均系瞬间发生，正如

事先策划的那样。

对岸丛林中突然窜出几个人。那是威利·德里等人，鲍丁格想。他满以为会看见德里等人冲上空地掩护布朗他们。但那不是德里等人。6个身穿宽松衣的越共跃过狭窄的小溪，袭击布朗和沃尔特斯。布朗和沃尔特斯未曾防备，被一阵子弹击倒。科廷斯和博比·朗也退到茅屋的一侧，未能冲进门内。

“迪基，给我打！”鲍丁格嚷道。话音未落，摩根已经开火。他听见瓦斯弹爆炸时，便在山上架好了机枪。机枪的吼叫使越共吃了一惊。他们望望山顶，然后跑向丛林掩体。但他们没有一人跑过小溪，全倒在了溪内。

“威利在哪里？”鲍丁格怒声喊道。越共竟然从威利·德里等人的埋伏地长驱直入，不但打死了布朗和沃尔特斯，而且使科廷斯和博比·朗无法冲进茅屋。

科廷斯和博比·朗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他们在摩根机枪的掩护下，从屋角向门内冲击。不料他们又遇到越共另一方向的阻击。屋内三名越共忍受不住瓦斯弹的浓烟，端枪冲了出来。他们迎面看见两个冲锋者，举枪一阵扫射。科廷斯和博比·朗不得不退到门边。摩根在山上见了连忙把机枪对准茅屋门口。三名越共惊慌失措，不一会都倒在了地上。

突然，在科廷斯和博比·朗的正后方，即茅屋西边的丛林中，又出现了三个穿宽松衣的越共。他们很快冲上空地，朝科廷斯和博比·朗射击。摩根急忙调转枪口，可是来不及了。越共的子弹击中了毫无提防的科廷斯和博比·朗。在摩根机枪扫射下，一名越共倒地，另两名逃回了丛林。直至鲍丁格喊停，摩根才停止对丛林扫射。

枪声戛然而止，空中恢复了平静。鲍丁格耳边又响起小溪涓涓流水和丛林飞鸟的声音。

卢瑟·布朗一伙人完了。四个人伸开四肢躺在门的两旁。威利·德里一伙人也完了。他们也许没埋伏好就落入了越共的手中。

整个小分队只剩下两人：他和摩根。茅屋内的飞行员大概还活着。越共至少还有两人活着。这两人正躲在丛林中窥测时机。

“继续监视。”鲍丁格指着刚才两个越共消失的地方说，“我去端他们的后窝。”

“戴夫，别去了。”摩根说道，“我们输了。”

“飞行员不是还在屋内？”鲍丁格开始爬离山顶。

“他死了。”摩根嘶哑着嗓音说，“即使越共没下手，他也死了。越共冲出门时，我是对着门口扫射的。我们输了。”

“我们没输。”鲍丁格回答道。他站起身，摇晃着走下山，不一会进了布朗几个人穿越过的丛林。他继续行进，猫腰钻进树丛，脸被枝叶扫刷着。

眼前掠过一黑影，他猛然止步。他感到有人在夺他手里的枪，摘他头上的丛林帽。他忙向一边猛冲，不料撞上了树。随后一双铁钳似的手拖住他，将他摔倒。

紧接着，他挣扎着爬起，不顾身后的强力拖拉，跌跌撞撞向前冲去。枝条在他胸前折断，鞭打着他的脸。他本能地想抬手护住脸，可手无法动弹。随后，他耗尽气力，任凭自己被带到了丛林外面充满阳光的空地上。他突然被推倒，跌了个嘴啃泥。痛苦中，他感到双手被反绑起来。继而有人拉起他，拖着向一群低头坐在地上的人走去。他仰面倒在这些当人当中。

“好好享福吧。”威利·德里轻声说。鲍丁格发现他就在身边。他盘腿而坐，双手交叠放在脑后。在他旁边，坐着托尼·拉罗卡。再过去是汤姆·卡维特和吉姆·雷·塔尔伯特。他们都是勾着头，双手放在脑后。最后一个人是迪基·摩根，他鼻子又流了血。

“你们跑哪儿去了？”鲍丁格问德里。

“我们陷进了包围圈。”德里轻声说，“他们有埋伏。”

鲍丁格慢慢坐起，像其他俘虏一样盘着腿。他想抬起手却猛然想起双手已被紧紧缚在身后。在他前方，他能看见伸开四肢躺在茅屋门边的布朗和沃尔特斯。两个穿黑色宽松衣的人躺在门口。

茅屋另一角的地面上可以见到科廷斯的脸和手臂。

他的小分队一半人被打死，另一半人被俘虏；就连要营救的飞行员，也被自己的机枪打成了碎尸。

“上帝啊！”

伴着这声惊叹传出茅屋，照进门内的太阳光柱中出现了两只精致的登山靴。继而光柱中又现出挺括的裤腿和发亮的皮带锁扣。衬衫是新熨过的，边缘显得有棱有角，下摆齐整地束进了腰带里。胸袋平整，上方别着两排彩色勋带。四方脸，薄嘴唇，表情冷峻。鼻梁上架着一副十分眼熟的金属框墨镜。此人即是埃尔维斯·汤普森军士长。最后从光柱中现出的是他的绿色贝雷帽。

汤普森如同一个幽灵般走到空地上，以鄙夷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尸体。

“上帝啊！”这次他的声音低沉、沙哑而不是粗浊、响亮。“假如我需要大规模杀戮，就把这个任务交给空军了。他们可以把整个丛林炸平。”

接着他用靴子踢踢脚下伸开四肢躺着的越共士兵。“起来吧，死尸。演习结束了。”死去的敌军士兵翻身爬起，脸上显得很疲惫。其中一个已经在脱罩在黄色短袖衬衫上面的黑色宽松衣了。

“所有的人都起来！”汤普森嚷道。

卢瑟·布朗抬起头，一跃而起。阿尔特·沃尔特斯慢慢爬起。茅屋拐角处的梅克斯·科廷斯和博比·朗也爬了起来。死在溪内的越共活了。在逃往丛林时被摩根的机枪击毙的敌军士兵也活了。威利·德里从脑后放下手，替鲍丁格解开手腕上的细绳。

“特种兵部队，”汤普森沉思地说，“隐秘！狡诈！凶狠！”他伤心地摇摇头。接着他缓慢取下墨镜，朝依旧在地上的俘虏走近几步，让他们看清他眼中的失望。“你们简直是一路吹着风笛前进。早在你们到达前半小时，我们就听到你们的脚步声了。”

威利·德里扑哧一笑。汤普森戛然止步。尽管德里很快收敛笑容，汤普森还是以冷酷的目光盯住了他。

“德里下士，你觉得无能好笑吗？”

德里急忙站起，摆好立正姿势。“不好笑，军士长。”

汤普森点点头。“你这样回答，我感到高兴。因为无能使你丢脑袋，使那些服从你的可怜家伙丢脑袋。刚才你们四个人被俘，就因为发出的声响盖过了人猿泰山。难道我没让你们在丛林中保持安静？”

他开始绕着自己的学生漫步。“难道我没让你们设法保存自己？”他回到这些学生的正面时，朝装扮越共指挥官的比尔·坎贝尔军士摊开一只手。坎贝尔随即从衣袋中取出两颗手榴弹，把它们放在汤普森手中。

“哪位杀手负责在路上埋雷？”

汤姆·卡维特啪的一声立正。

“干得真笨，”汤普森说，“让我们发现了。喏，拿回去吧。”他鄙夷地把两颗手榴弹扔到卡维特脚下。手榴弹触地时失去了自制，导火索嘶嘶作响。小分队的士兵们面对缕缕烟雾愣了片刻，随后各自逃命。

博比·朗连跨几步，跑过汤普森身旁，首先卧倒在地。威利·德里也由僵硬的立正姿势改为后转，跳到旁边的灌木丛中。戴夫·鲍丁格从跪坐中迅速站起身，一直跑到导火索燃尽才卧倒。卡维特从导火索刚开始燃烧时就开始了奔跑，一直不敢停步。但是手榴弹没有爆炸。

“大概是两颗臭弹。”汤普森说着，用脚翻了翻手榴弹的粗糙外壳。特种兵学员当中爆发出一阵哄笑。鲍丁格几个人尴尬地爬起来，回到围坐两颗失效手榴弹的人群中。

“这场失败的袭击是谁指挥的？”

鲍丁格起身立正。

汤普森点点头。“实话说，这次训练你并非一无是处。有几样是做对了的。像穿越沼泽就不错，有些冒险，但干得漂亮。你要是选择走山道，结局远远不是这样。我们已经设置了几个圈套等

你来钻。”

鲍丁格竭力不露出得意的神色。汤普森总是先发一通批评再来点表扬。

“其次还有那挺机枪。”军士长继续说道，“那个位置好。居高临下，控制整个空地。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安排。”

鲍丁格依旧不动声色。

“但是你们不能狂扫滥射。”汤普森说着，恢复了批评者的角色。“你们不能闭着眼睛扫射整个区域而不顾自己人的死活。你们的任务是营救俘虏。你们明明知道俘虏就关在里面，为何还要扫射茅屋呢？”

汤普森并不指望有人对这个问题作答。

“好吧，就算你们没把他打死，”军士长以退让的口吻说，“你们也肯定打伤了他。这意味着他不能走路了，所以你们必须把他抬回去。”

小分队的士兵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坎贝尔军士，飞行员的平均体重是多少？”汤普森问他的副手。坎贝尔对有这样一良机感到很得意。“大约 180 磅。”他脱口而出，好像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德里。”汤普森厉声命令道。德里起身立正。“你去拿一个军用包，装上 180 磅石头，动作要快。”

“是，军士长。”德里大声回答。他拾起地上同被缴获机枪一道带下山的弹药袋。“卢瑟，博比，你们帮帮我。”布朗和博比·朗跟着德里走下小溪，往袋里快速装着石头。

汤普森看看手表。“我要你们这些失败者在 18 点以前赶回军营，并带着这个飞行员。为了你们起见，他无论如何都得活着。”

他面朝坎贝尔。“军士，你负责这事。”他说完，突然转过身，迈步进入丛林，消失在繁茂的枝叶中。看那镇定自若的神态，他仿佛是跨入一家豪华饭店的门厅。

“我们需要一副担架。”鲍丁格说。科廷斯和摩根拔出短刀，到

丛林里砍了两根担架抬杠。沃尔特斯从医药包中取出一床尼龙被。

坎贝尔监视着德里、布朗和博比·朗装石头。三个士兵开始把沉甸甸的军用袋拖离小溪。

“别动，放在原处。”坎贝尔嘶声说。他用脚踩踩军用袋。“我看这不像体重180磅的飞行员，倒像个重量只有100磅的侏儒。再装些石头。”

“可是飞行员失血过多。”德里想蒙混过去。

“再装些石头！”坎贝尔尖声喝道。

等到三个士兵把军用袋拖进空地，沃尔特斯已将尼龙被套上了两根抬杠。大家一道把军用袋搬到临时担架上。

“威利，梅克斯，你俩做第一轮担架手。”鲍丁格说，“迪基，卢瑟，你俩负责两翼警戒。博比，你当尖兵。”

他们排成扇形。德里和科廷斯抬着“受伤的飞行员”走在中间。鲍丁格开始指挥众人穿过小溪，打算从那里登上山冈小道。

“鲍丁格，你们去哪里？”坎贝尔军士尖声责问。“你们不能走便利的山道。”

“我们当中有伤员。”鲍丁格据理力争，“我们无法带伤员穿过丛林。”

“可是伤员在流血。”坎贝尔厉声说，“你们必须尽快回到基地。”这位军士用手指着小溪上游。“走那边沼泽。”他冷笑着说，“除非你们这班公子哥不想吃苦，不想戴上绿色贝雷帽。”

德里和科廷斯抬起担架。博比·朗进入沼泽边缘，担负起尖兵职责。摩根和布朗呈扇形散开，在左右两侧担任警戒。整个小分队开始严格遵循命令行进，重新进入一直延伸到马里恩堡的沼泽地。

马里恩堡的建立与这块沼泽地密切相关。它位于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接壤处的阿巴拉契亚山麓。那里溪水纵横，汇入萨瓦纳河的几条支流；地面长着密匝的丛林。每逢春季，溪水漫溢，丛林地便成了沼泽。东部地势平坦。域内低矮的丛林和犬牙交错